

# 齐系陶文考释

张振谦

(河北大学人文学院 河北保定 071002)

**摘要** 《陶文图录》收录了大量的齐、邾、滕陶文,其中有许多疑难之字尚待考证,如“再”、“起”、“娵”、“狼”、“猷”、“斨”、“戊”、“早”、“脊”等字。临淄后李出土的一方原释为“左酷右柘”齐陶文,应释为“左酷右户”。

**关键词** 齐系;陶文;文字考释

**中图分类号** K877.9


**文献标识码** A


**文章编号** 1001-5019(2009)04-0057-06


王恩田先生的《陶文图录》是一部集大成的陶文力作,全书共收录一万两千余陶文拓片,有许多是首次公布的,资料弥足珍贵,它的出版将对陶文研究产生重大的推动作用。笔者在整理研究齐系文字的过程中,对《陶文图录》中所收齐系陶文有少许考释心得,今谨录于下,以求正于方家。

## 一、释“再”

《陶文图录》中有字 A,形体如下:

A  陶录 2·326·2 楚郭巷关里~

 陶录 2·326·3 楚郭巷关里~

 陶录 2·326·4 楚郭巷关里~

《陶文图录》、《陶文字典》<sup>[1]349</sup>均缺释。我们认为 A 字应释为“再”,战国文字“再”作:


 货系 4200  郭店·鲁穆 1

 信安君鼎


将 A 字与上述“再”字形体进行比较,可以认定上字即为“再”字。《说文》:“再,并举也,从爪萆省。”“再”字在陶文中用作人名。

## 二、释“起”


《陶文图录》中有字 B,形体如下:

B  陶录 3·485·5~

《陶文图录》、《陶文字典》<sup>[1]389</sup>均无释。我们认为 B 字从“辵”;“己”声,应隶定为“𨔵”,释为“起”。齐系文字“己”、“忌”作:


己  山东 76 莒公孙潮子铸


 玺汇 1475  玺汇 2191

忌  集成 4190 陈 簋盖

 玺汇 1146  玺汇 5587

将 B 字与上述“己”、“忌”等字形体进行比较,可以发现,它们所从的“己”旁完全相同,因此,上字应隶定为“𨔵”。“𨔵”即“起”字。《说文》:“起,能立也。从辵己声……𨔵,古文起从辵。”“𨔵”从辵与《说文》古文从辵同,楚文字中“起”字即从辵作:

 包山 164 邑人疋~

 郭店·老甲 31 人多智而奇物滋~

收稿日期 2008-12-26


基金项目: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(09CYY026);河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项目(2009XSK037)

作者简介:张振谦(1971~),男,山东新泰人,河北大学人文学院讲师,文学博士。

与以上 B 字所从“己”同,只是“己”的写法略异,这是齐、楚文字形体的地域特点不同所致。因此, B 应释为“起”字,这是一方单字陶文,疑用作人名。

### 三、释“ ”

《陶文图录》中有字 C,形体笔画较为完整的有:

C  陶录 3·456·6~

《陶文图录》、《陶文字典》<sup>[1]318</sup>均缺释。我们认为此字从“立”、“長”声,应释为“ ”。齐刀币“齐返邦 大刀”的“ ”写作:

 齐币 276


 齐币 281


 齐币 286


将 C 字与上述“ ”字形体进行比较,可以发现,它们所从的部首是基本相同的,只不过 C 的“立”旁移至右边,“長”旁写法稍稍变化而已。因此, C 应释为“ ”。“ ”字应分析为从“立”、“長”声;“長”字繁文。这是一方单字陶文,疑用作人名。

### 四、释“娵”


《陶文图录》中有字 D,形体如下:


D  陶录 3·481·4~


 陶录 3·481·5~


 陶录 3·481·6~


《陶文图录》缺释,《陶文字典》<sup>[1]314</sup>亦将其列入附录,但在字形下加注“ ”字。我们认为此字从“女”、“此”声,应释为“娵”。从“此”之字,齐陶文习见,如:


𡗗<sup>[2]</sup>  陶录 3·159·1~


 陶录 3·159·3~


 陶录 2·251·4 萁 匍里人~

𡗘<sup>[2]</sup>  陶录 3·290·1~

 陶录 3·290·3~

 陶录 3·432·1~


𡗙  陶录 3·216·1~

 陶录 3·216·3~



将 D 字与上述“𡗗”、“𡗘”、“𡗙”等字形体进行比较,它们所从“此”的写法是相同的。如此,上字应释为“娵”。《说文》:“娵,妇人小物也。从女,此声。”这是一方单字陶文,疑用作人名。

### 五、释“狼”

《陶文图录》中有字 E,形体如下:

E  陶录 3·548·2~


《陶文图录》释为“猓”,《陶文字典》<sup>[1]263</sup>释为“ ”,俱不可从。我们认为此字从“犬”从“良”,应释为“狼”。秦文字的“良”、“狼”有如下写法:


良  陶汇 5·384  津艺 79


狼  集粹  集粹  龙岗 255

将 E 字与以上“良”、“狼”等字形体进行比较,可以发现其右旁即为“良”字。如此,上字应释为“狼”。《说文》:“狼,似犬,锐头白颊,高前广后。从犬,良声。”


但是,齐国陶文中有“良”字,写法如下:


 陶录 2·490·1 豆里~


 陶录 2·490·2 豆里~


 陶录 2·490·4 豆里~

邾滕陶文、《说文》古文“良”字作:

 陶录 3·526·1~

 陶录 3·526·2~


 陶录 3·526·5~

 《说文》古文

比较以上“良”字与所释“狼”字的形体,可以看出,“狼”所从之“良”的写法与齐国陶文、邾滕陶文、《说文》古文皆不类,似为秦文字,或应归入秦陶文,待考。

## 六、释“𤝵”


《陶文图录》中有字 F 形体如下：


F  陶录 3·405·1—3·405·6 ~


《陶文图录》释为“ ”,但《陶文字典》将其列入附录,并注云:“疑器省二口。”<sup>[1]397</sup>此字《古陶字汇》释为“猓”;<sup>[3]</sup>皆不可从。我们认为此字应隶定作“ ”,释为“𤝵”。战国陶文“ ”字写作:


 陶汇 6·90


对比 F 与上述“ ”字形体,可知 F 左旁应为“𠂔”。F 右旁应为“犬”,齐陶文从“犬”之字有:


 陶录 3·425·1 ~

 陶录 3·425·4 ~


 陶录 3·425·5 ~

<sup>[4]</sup>  陶录 3·186·4 ~

 陶录 3·186·5 ~

 陶录 3·639·2 ~


对比 F 与上述“ ”、“ ”,可以发现 F 应从“犬”。故 F 从“犬”;“𠂔”声,隶定为“ ”;“ ”即为“𤝵”字,楚文字作:

 郭店·缙衣 46

结构与 F 同,但“𠂔”旁上部稍有区别,皆与《说文》有异。《说文》:“𤝵,饱也,从甘从𤝵。”从上述齐、楚两系文字形体来看,“𤝵”字并不从“甘”。此“𤝵”字在陶文中疑用作人名。


## 七、释“ ”

《陶文图录》中有字 G 形体如下:

G  陶录 2·466·1—2·469·4 豆里人 ~


《陶文字典》、《陶文字典》<sup>[1]331</sup>俱未释,我们认为此字从“邑”;“發”声,应释为“ ”字;“ ”在此疑用作人名。此字从“邑”应无疑问,所以,我们在这里主要讨论“發”字的构形。


在出土的战国文字资料中,现已见到的齐戈、楚简中“發”或“發”字有以下形体:

發 a  新收 1032 陈發戈




b  包山 141



發 c  郭店·老甲 7 d  郭店·老丙 3

e  郭店·忠信 2

f  郭店·成之 24

《说文》:“發,以足踏夷𠂔。从𠂔从發。”但实际上战国文字的“發”字既不是从“𠂔”,也不是从“支”,而是从一种被称作“手持柄”的形体。

在上述字形中,b、c、d、f 四个字形所从“𠂔”、从“又”作  形,而 a、e 却是连在一起的,作 、 形,就像“一只手”握着“𠂔”的竖柄,这与

“支”一般作  形是完全不同的,曹锦炎先生曾经考释过一批从“畢”之字,称“畢”下所从的  为“手持柄”形;<sup>[5]</sup>齐系文字中的“畢”及从“畢”之字有:

畢  玺汇 5683




 玺汇 0234 卑 匠芻信錄



 玺汇 0195


繹  玺汇 3081  玺汇 1479



 玺汇 2654  玺汇 3692

根据曹锦炎先生的观点,以“畢”为例,这种“手持柄”形演变如下:西周金文中的“畢”字写作:



、、 ,春秋金文缀加“𠂔”形符,变形为:





、 ,然后“𠂔”形变为一只手,并握住

的下端的“柄”,然后进一步将柄以上部分与下部“手持柄”部分分离,最后上部变为  形,下面的

“手持柄”部分变为  这样,西周金文中的  字




就演变为战国文字中的“𠄎”字了。


玺汇 0195  字下部为  形,左侧部分为“支”右侧部分就是“手持柄”形,这两个偏旁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字形中,可见它们是两个不同的部首。

通过上述分析,这种“手持柄”的文字构形偏旁是确实存在的。而且,除“卑”、“畢”等字外,上述“𠄎”、“發”、“發”等字所从的也是这种偏旁,其由  形讹变为 、、 形的过程与上述“畢”字的讹变相似。现在将它们剪切后放于下面:




对比后可以发现,它们的基本构形是相同的,细微不同之处仅是“手”形稍有区别而已。


所以 G 即为“𠄎”字,其所从除 、“𠄎”、“邑”等偏旁外,我们还发现在  所从的两“止”之间,还有一小竖划,我们认为这是在“𠄎”讹变为  的分离过程中,“𠄎”的上端残存的竖笔。

在齐玺中,有一形体为  (玺汇 0546),此形体可能为一从“里”之字,也可能是“~里”的合文。形体下部的“里”字,中竖向上透出,下面少一横,这是齐文字“里”字的特殊写法;上面的字体从四个“止”,与从“𠄎”同,中间左侧残泐不清,右侧就是所谓的“手持柄”形,如果分析不误,这是一从“發”之字或从“發”之字的合文。

### 八、释“斫”

《陶文图录》中有字 H,形体如下:

H  陶录 2·50·1 黍郡巷 里王~貽

 陶录 2·56·3 繇巷南□里□~□

《陶文图录》将上述两字形皆释为“𠄎”《陶文字典》将前一形体释为“𠄎”,并云:“𠄎为反书。”<sup>[1] 139</sup>认为上两字形为一字,并将其右侧隶定为“句”,这是很正确的,但认为左侧为“𠄎”旁,则不可从。我们认为其左侧应为“斤”旁,齐系文字的“所”字写作:


 新收 1097 左戈  新收 1167 齐城戈


 陶录 2·39·1  陶录 2·150·4


其所从的“斤”旁与 H 的“斤”旁相同,所以 H 应释为“斫”。“斫”字见于《说文》:斫,斫也。从斤句声。”在陶文中作人名用字。

### 九、释“戊”


《陶文图录》中有字 I,形体如下:


I  陶录 2·235·1 萑 匍里曰~


 陶录 2·235·3 萑 匍里曰~

 陶录 2·236·1 萑 匍里曰~

《陶文图录》未释,《陶文字典》<sup>[1] 311</sup> 也将其放入附录,但是在字形下注一“𠄎”字。我们认为此字应该释为“戊”字,齐系文字有“戊”字作:

 集成 9703·2A 陈璋方壶

 集成 9703·2B 陈璋方壶

 集成 10371 陈纯釜

与上字形同。“戊”是干支用字,在先秦时期,也常用来作为人名,如:

集成 9733 庚壶 武叔曰庚 玺汇 1475 陈己纹  
玺汇 2191□己 玺汇 3638□三己

玺汇 3695□庚信纹

陶录 2·137·1 大萑 匍者乙

陶录 2·518·4 豆里乙

陶录 2·527·2 子 子里曰乙


陶录 3·474·6 乙 陶录 3·506·3 丙


陶录 2·432·3 高闾丁 陶录 3·395·5 庚

“戊”在齐陶文中也用作人名。

### 十、释“早”

《陶文图录》中有字 J,形体如下:

J  陶录 3·598·1~

 陶录 3·598·3□~

《陶文图录》将前一字隶定为“日”两个字,将后一字隶定为“炅”字,《陶文字典》<sup>[1] 321</sup> 未释。

我们认为上述两字形皆释为“早”字,战国文字的“早”字有以下字形:



集成 2840 中山王鼎



郭店·老乙·1



郭店·语三·19

与上字形近。《古文字谱系疏证》：“……早之繁文。”<sup>[6]</sup>至确；“早”、“棗”上古音声韵皆同，皆为精母幽部字，所以“早”从“日”；“棗”省声，为“早”字异构。这种构形见于上述晋系、楚系、齐系文字，而《说文》“早，晨也。从日在甲上”的小篆形体见于



秦文字，如：早（云梦·秦律5）。

### 十一、释“脊”

《陶文图录》中有字 K1，形体如下：



K1 陶录 3·262·1—陶录 3·262·6


《陶文图录》释“慎”，《陶文字典》<sup>[1]307</sup>无释。释“慎”不可从，我们认为此字应该释为“脊”字。



玺印文字中有一字作脊（玺汇 5569），黄德宽先生根据《睡虎地秦墓竹简》法 75、日甲 80 背等



“脊”字作脊形，认为以上玺印文字即为“脊”字；<sup>[7]276-277</sup>至确。因此我们认为 K1 与这些字形应该是同一字，也应释为“脊”字。其中“脊”字所从

“肉”旁为齐系文字的特殊写法，写作，如：



祭 陶录 3·72·4



腴 陶录 3·498·4



髻 陶录 3·216·3



育 陶录 3·484·6



膏 陶录 2·212·1



条 陶录 3·41·4



馱 陶录 3·405·1



脬 陶录 2·66·4

可知在齐系文字中，“肉”旁与“月”旁在形体上就有较大的区别，这与楚文字因为“肉”、“月”二旁形体相近，而在“肉”部右上部加两小短横以示区别是不同的。如此，K1 应该释为“脊”字。

《陶文图录》还有一字 K2，写作如下诸形：



K2 陶录 3·269·6



陶录 3·270·1





陶录 3·270·2







陶录 3·270·6

《陶文图录》释“脊”，《陶文字典》<sup>[1]307</sup>无释。对于此字的考证，黄德宽先生在考证玺汇 5569 的“脊”字时，就已指出，K2（又见陶汇 3·847、3·848）也可能是“脊”字。<sup>[7]277</sup>我们认为他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，由于他没有详细论述，现根据齐系文字的形体特点，将释“脊”的理由补充如下：





K2 上部、与上面玺印、陶文的“脊”字形体基本相似，如陶录 3·262·1、3·262·6 的




“脊”字反书后分别变为、。其去掉最后一笔后，形体类似齐系文字的“大”。吴振武先生指出，将“大”字像人形两臂的部分拉直，是齐系文字的特点。<sup>[8]</sup>也就是说，、是完全可以写作




、形的。

K2 下部所从为“肉”旁，与上面所举鲁、邾、滕文字的“肉”旁相近。实际上，鲁、邾、滕陶文的“肉”旁除写作上述形体外，还常常写作，这



两种写法都是齐系文字独有的形体特色，如祭




（陶录 3·11·1）、脬（陶录 3·489·4）等，与此字的“肉”旁全同。因此，K2 释为“脊”字是完全正确的，其形体上下两部分均具有典型的鲁、邾、滕文字特色。

### 十二、释“户”

临淄后李新出如下一方齐陶文<sup>[9]344</sup>



原释文（编号 40）为“左酷右柘”<sup>[9]336</sup>并推测“左酷可能是乡里名，右柘可能是制陶场家业主的私名”。<sup>[9]334</sup>我们认为最后一字释“柘”不可从，此字应分析为从“木”、“户”声，隶定为“”，释为“户”。战国文字“雇”字作：



包山 121



包山 122

战国文字“石”字作：




陶汇 5·110（秦）





包山 80（楚）



集成 10385 司马成公权（三晋）

 玺汇 0266(齐)

上录“石”形均与所从的不类,而

与上录“雇”所从的“户”形近。因此,应隶定为“”,释为“户”。战国文字中“户”字或作:

 说文古文  包山竹签  集成

11127 陈胎戈陈胎之右~

上录三形與所从同。因此, ( )当释为“户”。

陶文“右户”与陈胎戈“右户”义同,不可能是制陶场家业主的私名,我们怀疑“右户”当读为“右库”。“库”溪纽鱼部;“户”匣纽鱼部,古音相近。

《说文》段注:“库……车亦声。”《说文》:“所……从斤户声。”“所”与“居”古通《楚辞·天问》:“鲧鱼何所?”《考异》:“所一作居。”“居”与“车”古通,《礼记·礼运》:“天子以德为车。”郑注:“车或为居。”《庄子·徐无鬼》:“若乘日之车。”《释文》:“元嘉本车作居。”《孔丛子·杂训》“子车”(孟轲字)《圣证论》、《太平御览》三六三引作“子居”。《文选》谢灵运《石门新运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漱修竹茂林诗》:“庶持乘日车。”李注:“《庄子》:若乘日之车。’车或为居。”《尔雅·释草》:“望,乘车。”《释文》:“居本亦作车。”故“户”可读为“库”。《说文》:“库,兵车藏也。”三晋文字中习见“左库”、“右库”之名,例不备举。如此,陶文“右户”可读为“右库”。

### 引书简称

- 陶录——王恩田. 陶文图录[M]. 济南:齐鲁书社, 2006.
- 货币——马飞海总主编,汪庆正主编. 中国历代货币大系1:先秦货币[M]. 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 1988.
- 郭店——荆门市博物馆. 郭店楚墓竹简[M]. 北京:文物出版社, 1998.
- 玺汇——罗福颐主编. 古玺汇编[M]. 北京:文物出版社, 1981.
- 山东——山东省博物馆. 山东金文集成[M]. 济南:齐鲁书社, 2007.
- 集成——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. 殷周金文集成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 1984~1994.
- 包山——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. 包山楚简[M]. 北京:文物出版社, 1991.
- 齐币——山东省钱币学会编. 齐币图释[M]. 济南:齐鲁书社, 1996.
- 津艺——李东琬主编.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古玺印选[M]. 北京:文物出版社, 1997.
- 龙岗——刘信芳,梁柱编著. 云梦龙岗秦简[M]. 北京:科学出版社, 1997.
- 新收——钟柏生,陈昭容,黄铭崇,袁国华. 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[M]. 台北:艺文印书馆, 2006.
- 陶汇——高明. 古陶文汇编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 1990.
- 云梦——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. 睡虎地秦墓竹简[M]. 北京:文物出版社, 1990.

### 参考文献:

- [1]王恩田. 陶文字典[M]. 济南:齐鲁书社, 2007.
- [2]杨泽生. 古陶文字零释[M]//中国文字:新廿二期. 台北:艺文印书馆, 1997:252-253.
- [3]徐谷甫,王延林. 古陶字汇[M]. 上海:上海书店出版社, 1994:407.
- [4]刘钊. 古文字构形学[M]. 福州:福建人民出版社, 2006:286.
- [5]曹锦炎. 战国古玺考释(三篇)[M]//第二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. 香港: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, 1993:401.
- [6]黄德宽. 古文字谱系疏证[M]. 北京:商务印书馆, 2007:644.
- [7]黄德宽. 古文字考释二题[M]//于省吾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. 长春:吉林大学出版社, 1996.
- [8]吴振武. 古玺姓氏考(复姓十五篇)[M]//出土文献研究:第三辑. 北京:中华书局, 1998:77.
- [9]王守功,许淑珍. 临淄后李齐国陶文[M]//揖芬集. 北京: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 2002.

责任编辑:徐玲英